

季节风景

又是一年开学季

□ 胡丹丹

一个漫长的暑假已经过去,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学期。在这个美好的秋天,我们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来到了熟悉的校园,开始了新的征程。

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古朴而庄重的教学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辉。鸟儿们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停在不远处的桂花树上,啾啾着,跳跃着,带着夏的满腔热情,活跃在秋的舞台上,为迎接孩子们的到来,欣然吟唱。

报到时间到了,校园里又开始沸腾起来了。广播里传来欢快悦耳的迎新歌声,老师整理好课本,在学校等待着。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向教学楼拥去。

新生们睁着好奇的眼睛四处打量着,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该怎样跟同学相处?会遇到一个怎样的老师呢?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翻腾。不过,这样的想法却总是昙花一

现。对于新生而言,只要看到感兴趣的游戏,下一秒便会在人群中自由穿梭。老生却不一样,他会跟着家长到班主任处报到,默默地接受老师的“盘问”。胆子大且作业完成得不错的学生,则会自信满满地回答,得到老师的一声赞美后,微笑着溜烟跑开,到操场上找朋友玩;那些内向胆小且作业没按时完成,怯生生地躲在门外或家长背后,接受老师的婉言告诫,然后在家长的责骂声中,悻悻地回家补作业去了。

开学季的操场,始终欢乐如潮。孩子,永远是活力的象征,任凭怎么搁浅,只要有一点星光,便是冒出一团火焰来。无论何时,校园总会给人呈现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欢呼雀跃的身影,纯真无邪的笑容,求知若渴的眼睛……哭哭笑笑,自然流露。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也能一起感受童年的快乐了。

往事难忘

校园的钟声

□ 戴永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小学。学校规模不大,一般有几个学生,设立复式班,也就是在一个教室里,有两个或三个年级的學生一起学习。学校条件简陋,窗户大多用塑料纸糊着,课桌是用一条长木板搁起来充当。小操场面积小,晴天里,铺上一层厚厚的尘土,雨天里,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泥操场。学校就连作息发信号的电铃都没有,都是就地取材,能发出声音就行。

我们小学先是用口哨代替铃声,但口哨容易丢失,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废止了。后来,老校长找到我父亲想办法,当时父亲担任村里机工辅导员,主要管理抽水机的修理与维护,身边废弃的铁料较多。校长说明来意后,父亲随手给校长一块方扁扁的铁板,已经呈现黑色,还间杂红色的铁锈。他又找了一个小铁锤,当着校长的面,敲着铁板,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声音清脆响亮。校长捂着耳朵,咧着嘴笑了。后来老校长用一根铁丝,将“铁钟”挂在走廊下的房梁上。之后,学校无论上课、下课,还是放学,信号干脆明确。

校园的钟声也给村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要烧中饭了,等到上午上第二节课的钟声穿越了整个村庄,村民就停下手中的活,忙着淘米洗菜了。不久,家家的烟囱里开始升起缕缕炊烟来。下田干活的,听到“当当当”“当当当”,知道学生中午放学的时间到了,自己也要洗尽腿上的黑泥,该收工回家吃饭了。

老师也有忘记的时候,因为学校没有专职打钟的,全是由老师自己来做。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每天都安排了值班老师,由值班老师负责打钟发信号。但学校里的钟表如果停了,值班老师就无所适从了,只能估摸着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一节课时间要长些,有时又短一些。

星期天,小铁锤是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的。我们溜到学校玩,抬头看到那个奇怪的铁板,居然闻到了上面带着铁锈的金属味道,心想这样的玩意怎么能发出声音,我们跳着,甚至人骑着人都够不到,只能找来树枝去敲打,但发出的声音“笃笃笃”,根本没有尾巴,很快就省略掉了。又捡砖块向它投掷,铁块会转动起来,偶尔会发出沉闷的声音。那些大个子同学有自己的办法,他从家里找来铁器,不停地敲击,“当当”“当当”“当当”……在田里干活的校长很生气,红着脸发火,明天找这些猴子,要狠狠批评。

周一早上,我们见到走廊里有很多断裂的树枝、破碎的砖块散落一地,心就砰砰地跳,生怕老师找到我们,大家你看我,我你看,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但不管怎样,小学的钟声一直正常地响起,一直穿过村庄,穿越云层,随着岁月的河流悠悠远去……

青春呢喃

日落杂感

□ 洪森

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只是下楼去小区门口拿个快递,回到家胸前洒湿一小圈,皮肤上留着一层薄薄的焦灼感。家住老小区的顶楼,房体经过一下午阳光的暴晒,即便拉紧窗帘,也能感受到地砖上热乎乎的余温和空气中翻腾涌动的热浪。

白日里,天空寂寥无云,像是大风过境将天空擦得澄澈明透,阳光朗照。傍晚,稍微感到温度降下来一点,便在晚饭后骑车,去大坝看一场日落。

今天大坝上散步的人倒是很少,日头已落到了对面的树林上,火球被黑森森的树海吞进了一半,天际间尽是浓厚的云层,金黄色的阳光把云层照得如琥珀般透明,再向上光芒被一大片更厚的云层压住,堵住了去路。像是有一团火舔舐着它的底部,光线则横向延伸至更为遥远的边际,颜色也更为活泼明亮了。江面上万千波纹晃荡,细密起伏。终于,太阳最后一点轮廓也沉入地球的边缘。原本以为就此结束,但天空即将迎来另一场绚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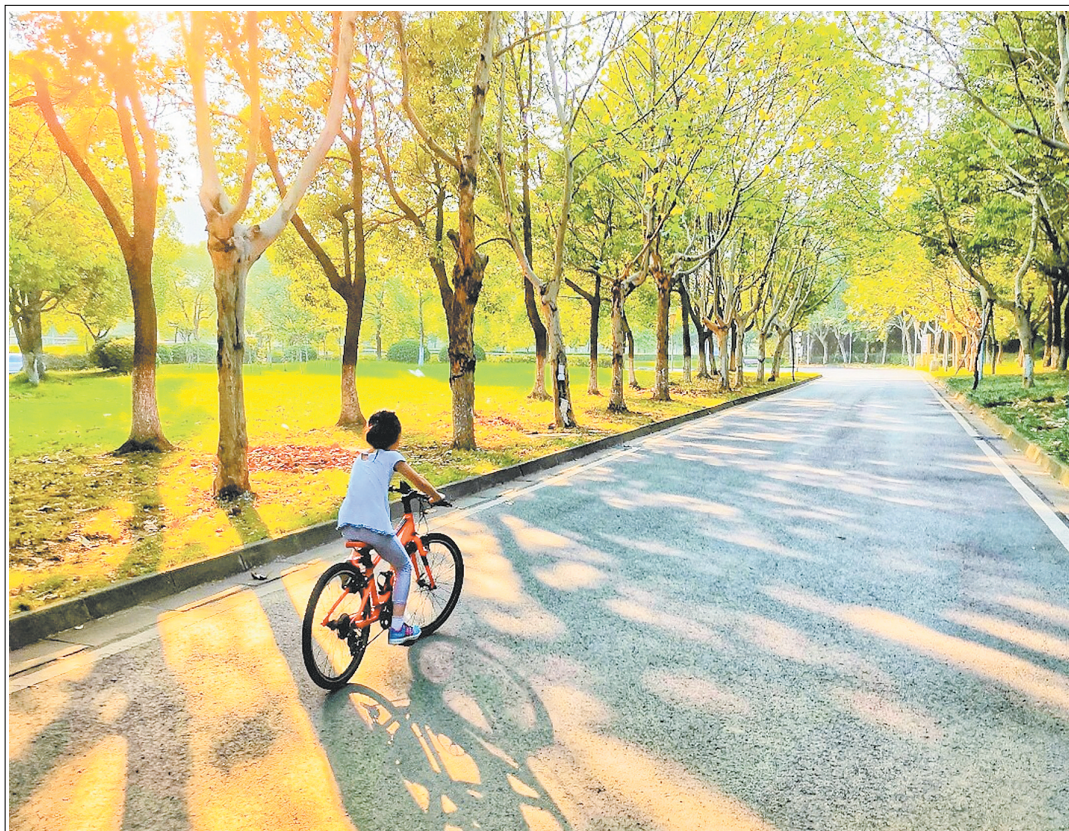
一片盛放的晚霞自西向东,为天空抹上一层琉璃。沉落的光线被打散,四向散开,云在江风的拥抱下完成了每一片舒卷。阳光如同蹦跳的金色音符,将云镀上了一层极为温暖又极为明媚的颜色,仿若初升太阳的光芒。正空上的高积云浩瀚壮阔,像鱼鳞排列般规则整密,也正是在这层光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惊艳。庄子在《逍遥游》中讲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从大海中腾飞而起,展开它浩瀚宽敞的翅膀,带着潮汐般的力量,向着南边的天池极目飞去。抬头仰望,那垂天般的云朵不正是它的翅膀吗?

上古神话中的神兽,是古人无穷的想象力与智慧艺术的结晶。古人食人间烟火,却创造出这样绚烂充满无限想象的艺术形象。正如那些平稳划在水面上的船只,与江畔的万家灯火,大桥上迷人的灯光,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共同流淌进静穆醇然的江水。它们连接着过去,经过现在,又驶入未来。

我望着眼前这场日落,想起数年前还在考研时的一段时光。身边的同学基本从三月份开始备考,而我在六月份辞职后匆匆返回老家,在江边租了一个小单间专心备考。我又是三跨考生,觉得一本本靠墙堆积的专业书,顿时觉得压力非常大,时常会为自己定的目标是否过高而怀疑自己,看着同学专业课都比我考得高时不免感到焦虑。傍晚吃过饭后,我都会提前爬到四楼背一会书,等到上课前五分钟再下来。

这时我望向窗外,天边一轮红日正平缓地向水平线沉落,江面波光粼粼,一派金光璀璨,我不禁放下课本,想休憩片刻,让风暴了一天的大脑得到些放松的机会。对岸,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意,红色的房屋像是撒在草地上,看上去精致小巧。视野的开阔一下子使我的心情变得有些明朗,那不断下沉的落日,我注视着它不断燃烧而逐步收尽的最后缕光线。最终在水天间留下一片绚烂的晚霞。我突然明白,虽然是日落,但它的声势浩大、壮观绚烂也在预示着世界的另一头不正将迎来一场盛大浩瀚的日出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坠落灭亡,而在于坠落后依然能够重新升起。正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撒烈烈朝晖之时。”

我戴上耳机,播放起一首优美的轻音乐。江风潮湿地吹拂着我的脸庞,头顶上枫柳翅如一串串绿色的风铃,轻轻摇曳。东边的天空受到夕阳残照,晕染出粉嫣的云朵,微微地靠近着那银盘般的明月,好似美人扑粉上妆。我心里受着观赏日落的无尽感动和喜悦,骑行在回家的路上。



山谷風

题图:周文静

题字:曹陈轩

配诗:吴晓波

九月的秋

推开九月的窗
云在变轻
思想轻盈的翅膀
把秋天的意象阑珊

秋风从草木民间醒来
吹开了九月的腰肢
秋阳不露声色
悄悄构筑一座金色花园
孩子们骑着车
以风的姿势尽情欢腾

蝉声被风拎起了耳朵
一关闭聒噪的阀门
虫声细长
不知疲倦
从清晨的门槛
铺至黑夜的大堂

它们想用这把口琴
把九月吹细吹软
像乡愁深处的田埂

从秋风中复活的鸟鸣
站在枝头
又开始谱写一阙秋词

性情写作

拥抱秋天

□ 夏学军

忽然有那么一天,不买西瓜了,也不再往冰箱塞各种水果和饮料,而是烧开一壶水,泡上一杯暖胃花茶,往向阳的露台一坐,看天高云淡目送鸟儿飞。

是啊,秋天到了,不必再躲避骄阳,秋日的阳光醇厚柔润,照在屋顶和露台上闪闪发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处,细数一丝丝遗漏下来的光影,而云絮则从上面缓缓飘移。我特别喜欢秋天,好多年前,我寄居在乡下奶奶家,常常在秋日里徒步去上学,路长得仿佛走不完,两旁全是高高的白杨树,风过处纷纷扬扬的落叶犹如一场黄金雨从天而降,我心里就好像有千言万语表达不出来,只觉得有一股气在胸中荡来荡去,如果放到现在,必定要吟哦出些诗句才痛快!

秋天,它的确是一首首美丽的诗,独醉于九月的路口,看黄叶缀地成花。风景自然是美到极致,信笔涂鸦就是一幅风景画,晨昏朝暮里演绎诗情画意,温了秋日里那一丝淡淡的清

凉。这样的美景时刻,干点什么呢?散步,应该是最惬意的吧。人不要多,也不能太孤单,三两个谈得来的,看风吹过草地掠起一层层波浪,直起又伏下。傍晚最好,夕阳余晖斜照,一点点地近山了,鸟儿三三两两匆匆飞去,湖岸杨柳摇曳生姿,几处开在秋日的花也直正生命的黄昏,轻捻花瓣,便有了黛玉葬花的心境。

在这样的光影里,身上流露的气息一定是不俗的,纵然是身穿粗布衣裤,独饮江边的老翁,在一顶斗笠的掩映下,也有了仙气,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词:闲云野鹤!更何况湖心岛上那悠扬的笛声,不见弄笛之人,脑海中也是绝美的身姿,季节的繁华与清幽,拨动在一孤横笛间,畅谈三生情意。

折一枝枫叶在手,秋意上心头,于秋的清净里,寻找契合的心灵。期盼能遇到一个人,不需多言,只是相约席地而坐,看落英缤纷,赏庭前花落如雨,然后回转身,凝眸相送,此一别天涯远。抑或老,湖畔琴音瑟瑟,与深爱的人将爱恋写满心房,幸福地一同老去,将凡俗的日子烘焙深锁,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晨昏朝暮,想着光影里有你相依,便可一生。

历经夏日的繁华一路走到秋,相信在这寻常的时光里,总有一些温暖不偏不倚直抵心灵,岁月这幅画,便多了几分明亮的暖色。

说它是包子,它少了若干条“褶”;说它是汤圆,它又多出一个“尖蒂”。它就是修水县特有的风味小吃——哨子。

修水哨子,是一种有皮有馅的食品。哨子的“皮”,一般是将芋头去皮、煮熟后捣烂,掺入适量的薯粉,揉成面团。在揉面团时可加入少许油、盐,为哨子皮提个味。然后,取鸡蛋大小的面团捏成酒盅状,放入馅料,把上端捏拢成一尖蒂,煮熟即可。熟后端上桌,亮晶晶的,热气腾腾,满屋飘香,十分诱人。

修水人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哨子。如果你上别人家做客,主人做哨子招待你,就说明你是贵客了。外地人去修水,如果连哨子都没吃到,那就等于连修水的“气”都未嗅到。

风物人情

修水哨子

□ 吴应瑜

修水还有三种与哨子相关的食品,其中有两种名曰“哨子”而形状不同,不须包馅的“查哨子”和“汤哨子”,另一种是形同“哨子”而不叫“哨子”的“艾米果”。

所谓“查哨子”,就是将薯粉加水调成较稠的糊状,用不大不小的火,锅里加少许油,以三四十分公分的直径,将薯粉糊绕圈缓缓倒下,薯粉渐熟,锅铲不断地按压(修水话称用手按压为“查”),待慢慢成了一寸来厚的“薯粉饼”时起锅,然后将它切成红烧肉一般大小的方块,用肉丁、香菇丁、辣椒、大蒜一起炒,顿时,浓浓的香气从厨房直涌向客厅,令人未见“查哨子”而先流哈喇子。这种“短平快”的佳肴,适宜临时来客的招待。

所谓“汤哨子”,就是把芋头加薯粉揉好,搓成小孩玩的“玻璃弹子”一般大小的丸子,放入肉汤或菜汤里煮熟即可。煮熟的汤哨子由弹子大小涨成酒饼大小,而且很滑溜,筷子不易夹起,夹起后放进嘴里还来不及品出味道,就滋滋一下滑到嗓子下面去了。

在草长莺飞的春天,采摘鲜嫩的艾叶,洗净后,加一小撮食用碱,入锅煮熟煮透,取出捣烂,加糯米粉揉好做成艾米果的皮。馅,与哨子的馅相似,以甜馅为多,做法与哨子相同。煮熟的艾米果,新鲜翠绿,浓浓的艾叶香味,沁人心扉。吃过上海“青团”的上海知青,也一致认为修水的艾米果“老好恰”。过去吃艾米果,受季节限制,有了冰箱,可以贮存较多煮熟捣烂的艾叶,在秋冬季节也可以吃上新鲜的艾米果。

新华书讯

《我的盖世英熊》

本书讲述了生活在大城市的一群小人物的温暖故事和奋斗历程。北漂青年张光正毕业后当了四年酒店门童,整日浑浑噩噩,人生毫无追求,却因一场恋爱改变了生活轨迹。

张光正喜欢上了对面小区的空姐郑有恩,为了制造相遇的机会,他加入了郑有恩的妈妈柳美莉的广场舞队伍,逐渐打破了自己对广场舞阿姨们的刻板印象,被她们对生活的热爱所感染,重拾对事业和生活的追求。张光正的执着与勇气,也改变了独来独往的郑有恩,不敢面对真心的王牛郎,因害怕失败而放弃考研的陈精典等人。人生从来不易,张光正和身边的朋友们都曾心灰意冷,而最终都选择披荆斩棘,全力以赴……偌大的城市中,一个个平凡的人,为了成为自己生活里的英雄而不断努力着。

写到这里,修水哨子就算介绍完了。但是多年来,我对哨子的“哨”字,总认为用得牵强。无论查哪种字典,对于“哨”字的解释,与修水这种食品都毫无关联,有没有恰当的这一个字呢?2004年,我曾去上海图书馆查阅关于清末修水一个贤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创办的维新报纸《湘报》(共177期)。之后,又查看收字量极大的《康熙字典》,在“戌集下食部”的286个字中,意外发现一个由左边“食”字、右边“召”字组成的“食召”字,并注:“音部(shào),小食也”。我想,“小食”,其义应同于“小吃”,所谓小吃,不就是我们常见的包子、饺子、烧卖、馄饨、汤圆之类吗?把“哨子”归于此类,应是合理的。那么,从读音到字义,“食召”字才应是表达哨子名称的恰当的字。

因老手机没有拍照功能,当时只能将此记在小本子上。之后,我在网上发现有电子版的《康熙字典》,喜出望外。回修水后,一次,我散步遇到袁良才同志(曾任县党史办主任,喜作文,著有《修水史稿》一书),谈及此事,他也认同我的观点。

2005年,县政协计划编写陈寅恪家族史料《义宁陈氏五杰》一书(内部资料),邀请我担任撰稿。拟定提纲中有以下内容:陈从小先生回忆,祖父陈三立,虽长期居住外乡,但一直不忘家乡的美食,包括“哨子”,小从先生并为此赋诗:“芋乃薯粉粉,纳馅蒸成团。先祖嗜嗜此,为是家乡传。”当时在涉及到“哨”字时,我即采用在《康熙字典》上所查到的“食召”字。2016年7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编著的《陈寅恪家族旧事》一书时,亦是如此(因电脑字库中无此字,两次书稿印刷时,均由技术人员制作此字)。

上学期间,老师总是告诫我们,文字是记载和印就的工具,为了正确地指事表意,在造句、作文时,应尽量避开“错别字”。何谓“错别字”?如果写了与字典不相符的字,称为“错字”;用了音同而义不同的字,则称为“别字”。如此看来,我们用“哨”字来命名修水这种风味小吃,应该是个“别字”。